

清代筆記叢刊

堅瓠集

褚人穫著

十五

卷之五

五

五

堅瓠補集序

遂安毛鶴舫先生歸自吳門出褚子稼軒堅瓠全集示余且索余序其補集余受而
循覽之歎褚子好學不倦至於如此而留心世道抑何深且篤嗟夫今天下文人不
為少矣其立言著書大約以名心客氣中之故奮其筆舌指瑕索癥甚至古先賢亦
在所不免關人心狙詐之端啟風俗陵傲之習不至於畔道離經不止余覽其書不
終卷而奮袂長歎以起復繼之以愀然懼愀然悲焉今褚子之宅心也醇厚其立言
也和平大要關於名教者凡惓惓加意焉一編之中軼事微詞諛諂浪雖復時時
及之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亦何損於大雅耶嘗謂明代詩文病在模擬剽
竊制藝擅場而外惟叢書為最以其筆情冷雋有類上三毛之致余浪游十餘年以
客座所聞亦欲筆之成帙而性懶善忘忽忽暮年迄無就緒而益服膺褚子用心之
勤也茲補集所載專收有韻之文較之前集為尤備自茲以往無毫髮之遺憾可云
完書獨是余無用於世以稗畦名集而褚子之堅瓠名其書不知余之取稗褚子之
名瓠其寄托同異何如他日過吳門與褚子相遇或有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者乎歸
而訊之毛先生其亦以余為知言否錢唐洪昇昉思撰

堅瓠補集卷之一目錄

關社引

募修三清殿疏

吳楚娶婦

琉璃肺

金釵剪燭

代毛延壽解語

曲巷高門行

冷香韻

畫狀元

閻古古

即事成語對

李丐詩

毛序始貓彈鼠文

行樂圖

王勤中題畫

神鬼吟詩

賞菊賈禍

沈山人飛霞

巧對

琪樹

隱焦字詞

承天寺產芝

孝梅

女仙賦詩

雙投橋

蘇長公墨竹

吳氏兒

王古漁

後懊鳥

西湖竹枝詞

容膝齋銘

天香國色

欽天監對

漁陽慘澹

西涯待友

迎月樓春聯

王玉澗降乩

前輩風致

鴛鴦票子

紫姑賦牡丹

連客詞

女冠還俗

歌妓為尼還俗

玉真觀女冠

宮人入道

暢道姑

題尼姑

詠雨

婦人投牒

陸放翁

水族加恩簿

湯久績驛壁詩

迎海驛壁詩

拄杖

江東三羅

糖丞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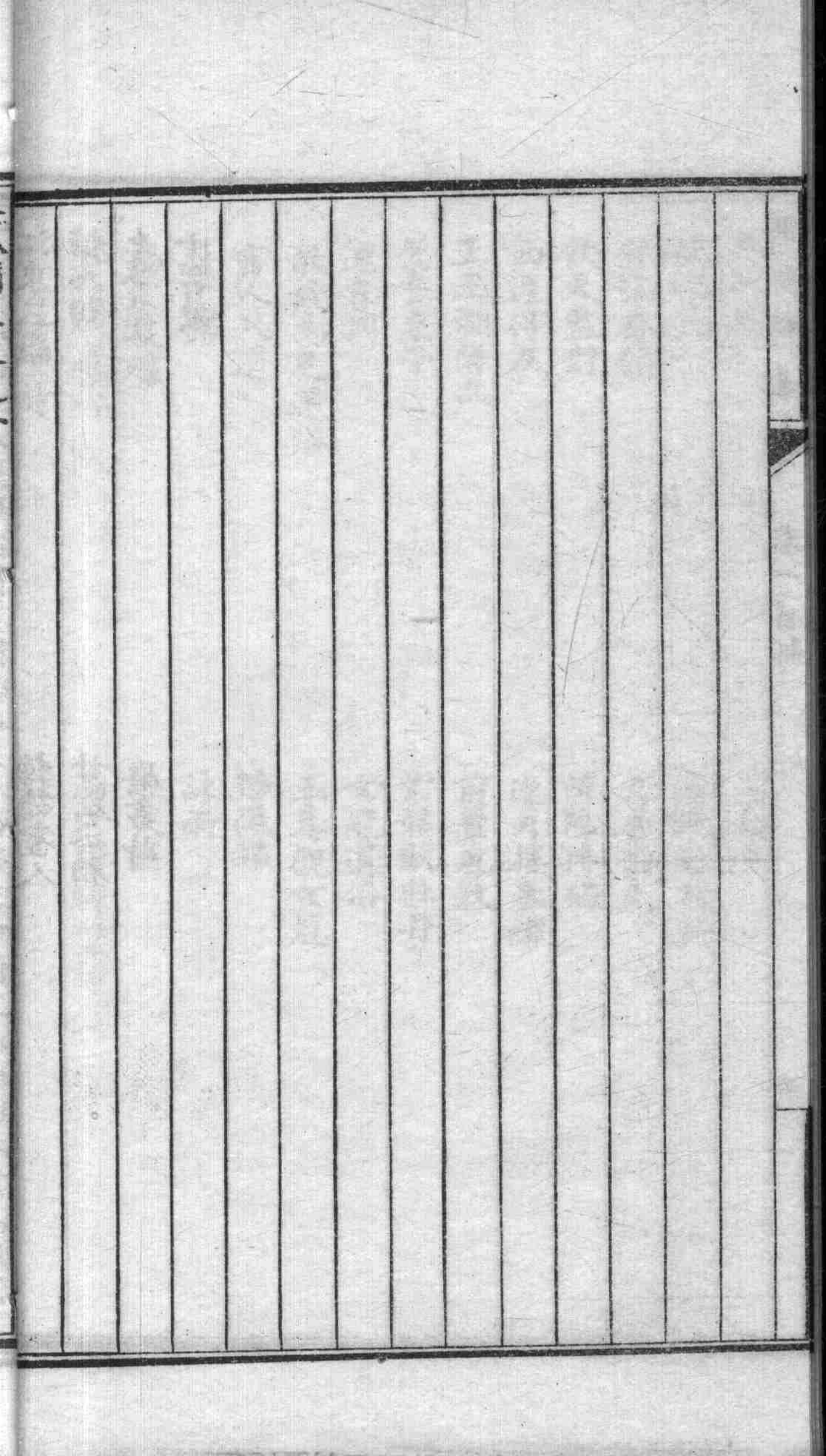
李英華

十壽歌

糖擔聖人

甘蔗丞相

廢書詩



堅瓠補集卷之一

清 長洲石農褚人獲學稼纂輯

關社引

順治乙酉五月。王師下江南。吾蘇帖然順從。六月十三。忽有湖寇揭竿。殺安撫黃家嘉。城中鼎沸。舉家出避。賴大兵繼至。得以甯定。至八月中始歸。廬舍安然。人口無傷。里中諸君子。感關聖覆庇之恩。舉會以祀之。先府君為之引曰。鬼神如在。居高而聽則卑。覆載無私。作善乃降之福。人不可以無家。恩莫深於再造。維茲六月。忽有斬竿揭木之事。嗟彼四民。盡懷破巢取卵之憂。控弦鳴鏑。鳥將死以知哀。命賤威尊。草隕霜而必殺。何幸上帝監觀。熄自焚之火。下民永命。回有脚之春。男有室而女有家。風雨從好。寒者衣而飢者食。絲粒皆恩。帝力高深。能生人於既死。民生歡忭。在已危而得安。爰糾同志。用答弘施。順時成祭。曰祠曰禴。曰嘗曰烝。迨其吉兮。圖像拜颺。乃聖乃神。乃文乃武。如將見之。但神立三才。聰明正直。甯望下土。萊醜之報。帝錫五福。豆登醴酪。答以細民飲食之情。然而一誠可格。既饗既沐。明德馨而黍稷皆馨。伏願萬國攸同。如幾如式。吳民安而天下舉安。

募修三清殿疏

先府君有募修白鶴觀三清殿疏。文今施捨之喜而勇者。選佛場也。金布雙林。銀函獅座。卽維摩室中寶座。三千可成。黃冠挾冊。執其裾而告之。望望然去矣。瞿曇氏曰。土木而金碧之。丹灶無烟。金碧者。土木之而後已。雖兩聖人不加損益。而人情有不當然者。予里白鶴觀。昔年月鼎祖師飛昇之所也。軀三清于廣殿。範真武于前楹。龍虎交參。雷霆在手。豈今日菌芝生棟。溜雨駭床。諸天幾負牆而憂。如外腴中樞之人。具體恢然。寒熱偶侵。百病具起。頽焉歸於盡而已。住持王紹武。仰屋而歎。蓋歎瓦不胎生。木不鬼運。道人不生點金之指。而藉予數行文墨。為龜勉求之之語。作開口告人之人。此亦苦心積慮。而勢有不得不出於此者也。願布金長者。慳囊勇破。罄之垣之棟宇之。閉閣之。富者出巨資。貧者抖紙角之星銀。積斗餘之數粒。盡曰檀施。是皆燒閒時之香火。非暗坐油錢也。獨念此一仙都也。風雨漂搖。壁陷榱崩。亦鄉人之恥也。居其鄉者。貧莫能助。而使地方君子為之施金度木。以成鳥革。翬飛之絳殿。抑又鄉人之耻也。噫。吾由未免為鄉人也。

吳楚娶婦

七修類稿載吳人娶婦欲長美觀瞻也。楚人欲矮善甬傭工也。地脈相接而風俗不

同。吳奢楚儉。故致如此。王陰伯戲作娶婦詞云。楚人娶婦何喧喧。高堂十日排酒筵。親戚回頭小姑起。傳道新人短而喜。低小腰身解哺兒。春粮擔水不知疲。西家老翁長吳塞。吳人娶婦長者愛。花燈前引扶入門。新人長大媒人尊。金馬丁東步搖轉。春風裊裊花枝顫。可憐吳楚地不同。新人長短為枯榮。若使吳人生落楚。一生醜惡何其苦。乃知長短亦有命。不係生身係生土。及讀漢書馮勤祖偃。長不滿七尺。自恥短陋。恐子孫似己。為子伉娶長婦。伉生勤。長八尺三寸。仕尚書。遷司徒。乃知娶婦欲長。不特吳人亦非徒美觀瞻已也。

琉璃肺

元人咏物詩。有琉璃肺題。琉璃肺者。以猪肺注水。拍白如琉璃也。王秋潤詩。不佳。朱望子先生一律云。烹調肺品屬卑之。拍就琉璃獨出奇。紫潤本來如琢石。白腴今更類凝脂。如霜膚理人應羨。似雪中懷獸亦宜。常品豪門何足慕。祇須作撰供期頤。

金釵剪燭

蒼書叔金釵剪燭詩。絳臺流蠟暈生。花剪剔須教映碧紗。夜靜已無刀尺響。粧殘纔挂掠梳斜。玉虫綴處紅脂落。金錯拈來鳳尾叉。最是侍兒能護惜。燼煤恐浣髻如鴉。

朱望子先生詩。良夜華堂列綺筵。美人侍立態嫵媚。為嫌遠照昏檠上。特拔斜簪出鬢邊。紅蠟一枝沾綠膩。黃金雙股帶青烟。當時韵事群歡笑。遂共題詩擘絳牋。

代毛延壽解語

唐文粹載程晏設為毛延壽自解語云。帝見王嬙美。召延壽責之曰。汝何欺我之甚也。延壽曰。臣以為宮中之美者。可以亂人之國。臣欲宮中之美者。遷于虜廷。是臣使亂國之物。不逞于漢而移於胡也。昔閔天獻美女於紂。而免西伯。齊遺女樂於魯。而孔子行。秦遺女樂於戎。而間由余。是豈曰。選其惡者遺之。美者留之耶。陛下以為美者。是能亂陛下之德也。臣欲去之。將靜我而亂彼。陛下不以為美者。是不能亂陛下之德也。安能亂彼謀哉。臣聞太上無亂。其次去亂。其次遷亂。今國家不能無亂。陛下不能去亂。臣為陛下遷亂耳。惡可以為美為彼得乎。帝不能省。君子曰。良畫工也。孰誣其貨哉。

曲巷高門行

順治初。周宗之者。長洲猾吏。暴橫一時。直指張慎學訪拿杖斃。大快人意。門上春聯。書曲巷幽人宅。高門大士家。句。胡朔翁作歌云。城南曲巷宗之宅。大士高門自標額。

華堂麗宇初構成。粉壁磨磚淨如拭。側聞其內加精妍。洞房綺疏屈曲連。朝恩室中魚藻洞。格天閣上簇花氍。百凡器皿皆精絕。花梨梓椅來滇粵。錦帳一床六十金。他物稱是何須說。前列優俳後羅綺。食客平原無愧矣。勢能炙手氣薰天。忘卻由來吏委瑣。嗟嗟小吏何能為。泥沙漏卮安從來。考課不明銓選雜。前後作令皆駑駘。錢穀訟獄懵無識。上下其手聽出入。哆口嚼民如寇讎。官取其十吏取百。滿堂知縣人開傳。宗之相公閣老權。片言能合宰公意。隻字可發官帑錢。塗脂纍膏曾未已。御史風雷申法紀。窗戶青黃猶帶溫。主人骨肉飛紅雨。廷中呼暴漸無聞。室內丁丁纔住聲。斥賣屋居償帑值。兩妻削髮投空門。人言宅兆凶有由。前傷沈胥今損周。驟然興廢同一輒。官府估價何人酬。吾謂此言猶耳食。人凶宅兆何由吉。鞭撻民髓供藻飾。築愁府怨居安得。伏闕難留直指公。長懸秦鏡照吳中。神奸斂迹吏道肅。比屋城南盡可封。曲巷之宅誰云凶。

冷香韻

小窗清紀和冷香韻句。幽人到處烟霞冷。仙子來時雲雨香。霜封夜瓦鴛鴦冷。花拂春簾翡翠香。粧臨水鏡花俱冷。曲奏霓裳月亦香。雪骨層巒山骨冷。花隨飛浪水痕

香。夷光出浦。輕紗冷。洛妃凌波。羅襪香。

畫狀元

江夏吳小仙。偉字魯夫。一字次翁。初寓金陵。工山水人物。薦入仁智殿供奉。孝廟賜畫狀元印。一作宣廟一日。飲友人家。酒闌。請作畫。小仙將蓮房濡墨。印紙上數處。皆莫測其意。少頃。縱筆揮洒。成捕蟹圖。最為神妙。金陵李潛夫著號墨湖。學畫於沈啟南。學成。更倣次翁。造其堂奧。謝子象承舉題其畫云。銀河無路泛仙槎。一舸空江此是家。殘月照人秋睡穩。不知清夢在蘆花。

閻古古

崇禎庚午。孝廉徐州閻爾梅字用卿。又字古古。恃才傲睨。交游不輕許可。遇溧陽陳百史。名夏。於虎丘。獨許其必發巍科。癸未。果以會元榜眼及第。鼎革後。百史入內閣。在漢人中。最用事。古古奔走於外。當事物色之。禍將及。乃入都。與百史相聞。一日。百史令親信至。閻寓。謂如肯會試。當以會元相贈。古古笑而不答。其人屢促回音。古古令伸掌。書一嚇字於上。云。以此復之。蓋以鷓鴣得腐鼠喻陳。而以鷄雛自喻也。其詩有誰無生死終難必。各有行藏兩不如。亦上百史句也。百史見之。不敢復言。

即事成語對

李堅志。汪仲嘉謫南康。嘗招郡僚宴集。營妓咸至。有姓楊及李者。色藝頗佳。理稼主李。戶稼主楊。席間時相嘲戲。理稼顧謂戶曰。爾愛其羊。楊我愛其禮。李載之魯論。無相笑也。衆大笑而求所以為對者。時教用卿廩與汪對奕。廩爭劫思行星子。沈令從傍咕囁。汪曰。我已有對矣。傍觀者審。沈當局者迷。廩衆擊節歎賞。

李西詩

毛鶴舫先生際可有李西傳。西江西人。往來江漢三十餘年。遇紙筆即書字如符籙。皆不知其為詩。先生始物色得之。附錄二十餘首。詩似深山高衲。不與佻狂玩世者比。其詩云。瀑泉今古說廬台。頃向雲居絕頂來。潭逼五龍時怒吼。勢摧三峽更喧虺。橫奔月窟千堆雪。倒瀉銀河萬道雷。鎖斷鷗峰懸白練。遙看珠網挂層臺。歛澹湖光數頃浮。誰知曲湧萬峰頭。豁開古殿當前月。散作空山不盡流。金壁影搖冰鏡裏。魚龍深在廣寒秋。一輪直接曹溪路。白浪家風遍太洲。何年鞭月架長虹。碧落無門卻許通。曾是御風人去後。故留鳥道礙虛空。山色溪光明祖意。鳥啼花笑語機緣。有時獨坐臺盤上。午夜無雲月一天。

毛序始貓彈鼠文

臣貓言。臣以貴皇之同姓。為章惇之後身。蒙被私恩。獲居禁近。鼾睡臥榻之側。獨肯見容高路華屋之巔。初不為怪。甚且引登席上。援置臺中。食必分肥。坐或加膝。搏擊斃能言之鳥。竟免詆訶。盤旋亂將覆之基。輒承嘉悅。凡諸異數。超越同儕。臣何敢辭。口舌之勞。致有負爪牙之任。故常效張湯之磔。不欲如義府之柔。務俾公麼之黨類盡除。方保公家之器物無損。豈彼自矜五技。訖持兩端。嘖嘖者不厭煩。訛訛焉且惑聽。臣請暴其鬼域之狀。絕此侏儒之聲。謹按搜粟都尉。兼掠剌使。襲封同穴侯鼠子。本係小醜之尤。冒稱諸虫之老。於辰支雖居首。在物類為最微。賦形既消。阻不賜稟。性復狡獪。莫比。光天化日之下。暫爾潛踪。暗室屋漏之中。公然逞惡。營窟穴以藏匿。時為免脫之謀。畏首尾而伏行。更甚狗偷之態。漫云有體。誰謂無牙。速訟遂已。穿墻鑽隙。何曾忘壁。甚至傷犧牛之角。不顧卜郊。學城狐之奸。遽思憑社。糞污蜂蜜。寔助黃門之譖言。齒嚙馬鞍。幸賴蒼舒之善解。尤可恥者。從乞兒以遊戲都市。巧取金錢。見士人而拱揖庭堦。故為妖妄。或渡河而銜尾。奚堪侶江渚之魚蝦。至墜地而屠腸。詎能及淮南之雞犬。縱教幻化。誰復肯為其肝。相彼貪饕。何時可滿其腹。惡難悉數。

罪不容誅。非斷以老吏之獄辭。曷殲夫若輩之族屬。是使食苗食黍。終致歎於魏風。而在廁在倉。恆興嗟於秦相也。伏惟籍斯甘口。燭其黠心。勅付臣貓。追捕如律。庶皇甫擊楊慶之首。譴責無逃。蕭妃抗武壘之喉。報施不爽。臣愚莽干冒威嚴。仰候指揮。制曰。爾貓。名雖不列地支。種實傳來天竺。念爾祖崇祀於八蜡。既與虎而同迎。乃嗣孫舊跡於三危。嘗以獅而為號。惟茲鼠耗。巨耐鴟張。孰曰苗頑。正資鷗逐。爾昨暫出。彼即肆凶。窺甕翻床。任疾呼而不止。嚙書遺矢。欲安寢而無從。爾無忌器。不投定須聞聲即捕。尚防抱頭而竄。勿容泣血以思。用假便宜。恪共常職。

行樂圖

郡有少年畫行樂圖。蟒衣帶劍。仿凌烟閣長孫順德像。自云乃其後身也。向家蒼叔父索題。蒼叔題曰。為儒尚俠少年遊。往往丹青寄虎頭。凌烟閣像公與侯。君何為者思其儔。於今風塵靖九州。事業須憑萬卷求。何必長孫服兜鍪。衰衣緩帶殊風流。

王勤中題畫

王勤中武題畫扇云。百合有二種。白香者為良。其色如虎皮者。人皆深惡之。至於向日葵花大如盤。正黃色。隨太陽俯仰。晷刻不渝。則其性為可嘉也。而世厭惡尤甚。噫。